

6元本 中华国学百部

# 古文观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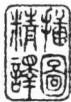
—清—吴楚材 吴调侯·编选



三秦出版社

〔清〕吴楚材 吴调侯·编选

# 古文观止



三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文观止 / (清) 吴楚材, 吴调侯编选. - 西安:

三秦出版社, 2008.1

(中华国学百部)

ISBN 978-7-80546-297-4

I . 古… II . ①吴… ②吴… III . 古典散文－作品集  
－中国 IV . H19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8797 号

---

书 名 古文观止

作 者 [清] 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

责 编 高峰等

封面设计 陈 非

内文制作 火云鹤

策 划 以 洋 忠 平

法律顾问 沙庆超

---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
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
电 话 (029) 87205106

邮政编码 710003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 × 1020 1/16

印 张 9

字 数 13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546-297-4

定 价 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可与工厂直接调换。

联系电话：029-87332772

# 前　　言

《古文观止》是自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。最初刊行于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是一部优秀的古文读物。自其刊行以来，颇受人们欢迎。流传之广，影响之大，令人惊叹。

《古文观止》的编选者吴楚材（名乘权）、吴调侯（名大职）为叔侄二人，生于浙江山阴（今绍兴市）。清吴兴祚在《古文观止序》中说：“会稽章子、习子，以古文课余子于三山之凌云处；维时从子楚材实左右之。楚材天性孝友，潜心力学，工举业，尤好读经史，于寻常讲贯之外，别有会心。与从孙调侯，日以古学相砥砺。调侯奇伟倜傥，敦尚气谊。本其家学，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。二子才器过人，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，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。”二人的情况现在只能于此序中窥见一斑。“观止”二字，出自《左传·襄公十九年》：吴季札在鲁国赏周乐，至《韶》舞，赞叹：“德至矣哉！大矣”，认为无美不具，于是说：“观止矣。”书名为观止，意在力图选编达到尽善尽美，无以超越。

《古文观止》全书共12卷，收入上起周代下讫明末的历代文章222篇，论说抒情，写景状物，众体兼备，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。其中包括《左传》34篇、《国语》11篇，《公羊传》3篇、《谷梁传》2篇、《礼记》6篇，《战国策》14篇。编者有意强化对汉代以前文章的份量，是为了使读者更清晰、更全面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散文的源本。对两汉的文章，编者比较重视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汉文31篇，《史记》有14篇。唐代文章以“唐宋八大家”中的韩愈、柳宗元为主，分别选入24篇和11篇；宋文以欧阳修、苏轼为侧重点，分别选入13篇和12篇。秦文仅选李斯1篇，六朝文章选6篇，元代1篇未选，明代选入18篇。本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、短小精悍、便于传诵的佳作。本书亦有人选不当者，因为选编主要是着眼于考科举时做策论，故选入了一些八股气息浓郁的文章。但作为一种古代散文的入门书，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。

《古文观止》所选的文章以汉唐二代为多，以散文为主，兼顾骈韵二体，而且文章的体裁多样，可谓广收博采，而又繁简适中，反映出编者眼光的

前  
言

◆ ◇ ◇ ◇ 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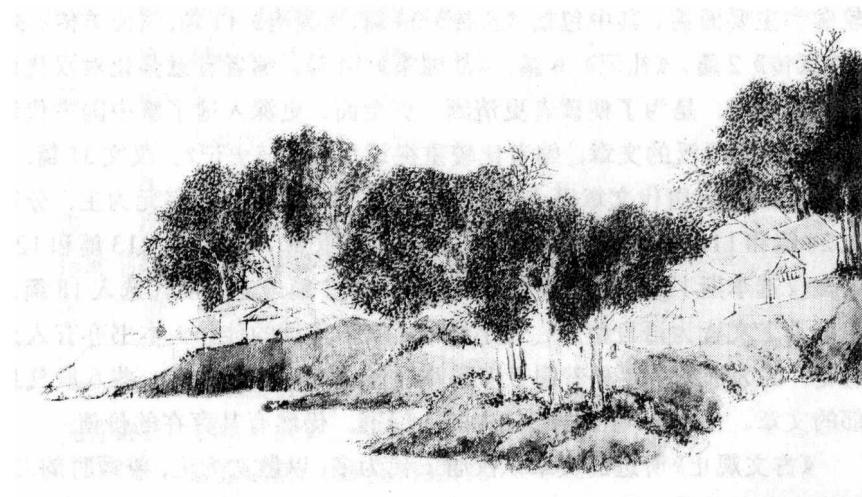


细致和周到。在编排上，全书按时代先后分为7个时期，每个时期都有重点作家和作品。由此可以纵观古文发展的源流，也可以分析各个作家的不同风格。每篇文章又都有简要的评注，辅助读者理解文义，掌握行文的章法。加以入选的文章多属久经传诵的佳作，所以此书广为流行至今。

《古文观止》之前的古文选本，大多依据昭明太子萧统《文选》的体例，分类繁琐，常以条目为主线，阅读使用时都很不简便。《古文观止》则以时代为纲，作者为目，将作者的各类文体的作品集粹于一处，阅读方便，查看快捷，使读者对清代之前的散文史认识清楚，印象深刻。所以，《古文观止》的流行性与通俗性、权威性至今难以动摇，是青年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。

编 者

2008年1月



# 目 录

郑伯克段于鄢	《左传》	/ 1
曹刿论战	《左传》	/ 4
介之推不言禄	《左传》	/ 6
烛之武退秦师	《左传》	/ 8
召公谏厉王止谤	《国语·周语上》	/ 10
司马错论伐蜀	《战国策》	/ 11
邹忌讽齐王纳谏	《战国策》	/ 14
冯谖客孟尝君	《战国策》	/ 16
触龙说赵太后	《战国策》	/ 20
唐雎不辱使命	《战国策》	/ 23
乐毅报燕王书	《战国策》	/ 26
谏逐客书	李 斯	/ 31
五帝本纪赞	《史记》	/ 36
项羽本纪赞	《史记》	/ 38
太史公自序	《史记》	/ 39
报任安书	司马迁	/ 45
过秦论（上）	贾 谊	/ 55
论贵粟疏	晁 错	/ 60
前出师表	诸葛亮	/ 64
后出师表	诸葛亮	/ 68
陈 情 表	李 密	/ 72
兰亭集序	王羲之	/ 75
归去来辞	陶渊明	/ 77
桃花源记	陶渊明	/ 79
滕王阁序	王 勃	/ 81
陋 室 铭	刘禹锡	/ 88
阿房宫赋	杜 牧	/ 89
师 说	韩 愈	/ 92
进 学 解	韩 愈	/ 95

柳子厚墓志铭	韩 愈 / 99
捕蛇者说	柳宗元 / 104
种树郭橐驼传	柳宗元 / 107
岳阳楼记	范仲淹 / 109
醉翁亭记	欧阳修 / 112
秋声赋	欧阳修 / 114
石钟山记	苏 轼 / 117
前赤壁赋	苏 轼 / 120
六国论	苏 辙 / 123
黄州快哉亭记	苏 辙 / 126
游褒禅山记	王安石 / 129
卖柑者言	刘 基 / 132
五人墓碑记	张 滕 / 1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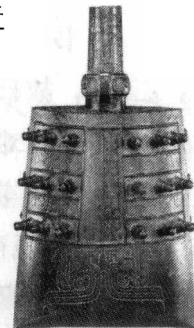
# 郑伯克段于鄢

《左传》

## 【题解】

《左传》原名《左氏春秋》，相传为春秋晚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。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根据孔子《春秋》而作，是解释和阐明《春秋》的，故改称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简称《左传》。这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著作，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、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历史事件，既是一部详细的历史著作，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。

本篇选自《隐公元年》，记叙了春秋初期在郑国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。通过对姜氏、郑庄公和共叔段母子兄弟之间争权斗争的描写，刻画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、姜氏的偏心狠毒以及共叔段的骄纵贪婪，揭露了郑国统治者内部尔虞我诈、互相倾轧的激烈的矛盾冲突。



虢叔旅钟 西周晚期，通高65.4厘米，铣距36厘米，鼓距26.6厘米，重34.6千克。这组编钟传世7件，北京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、山东省博物馆、日本书道博物馆、日本泉屋博物馆各藏一件。其余两件下落不明。

## 【原文】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<sup>[1]</sup>。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<sup>[2]</sup>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<sup>[3]</sup>。他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<sup>[4]</sup>。

祭仲曰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<sup>[5]</sup>。先王之制，大都，不过参国之一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！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。蔓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！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。”

古文观止

◆ ○○一◆

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廪延<sup>[6]</sup>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<sup>[7]</sup>，将袭郑，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<sup>[8]</sup>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。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<sup>[9]</sup>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<sup>[10]</sup>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“克”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。谓之郑志，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置姜氏于城颍<sup>[11]</sup>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！”既而悔之。颍考叔为颍谷封人<sup>[12]</sup>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，食舍肉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；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！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！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<sup>[13]</sup>，颍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《诗》<sup>[14]</sup>曰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其是之谓乎！

### 【注释】

[1] 郑武公：庄公的父亲。武姜：武公之妻姜氏。申国为姜姓，在今河南南阳县。

[2] 制：地名，在今河南巩县东。

[3] 豁（guó）叔：东虢国的国君。公元前767年，郑灭东虢国。

[4] 京：郑邑名，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。大，同太。

[5] 祭（zhài）仲：郑国的大夫。雉：度量单位，城墙长三丈、高一丈为一雉。当时，城墙的长、高均根据爵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，不得违反。郑为伯级诸侯，城墙三百雉。它所属的都邑的城墙，大的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即百雉，周长三百丈。

[6] 廪延：郑邑名，在今河南延津县北。

[7] 卒乘：卒，步兵。乘（shèng），兵车。

[8] 子封：郑国大夫，即公子吕。春秋时都是车战，兵车一乘有带盔甲的兵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二百乘，计甲士六百人，步卒一万四千四百人。

〔9〕辛丑：古人以干支纪日，五月辛丑即当年五月二十三日。

〔10〕书：指《春秋》。

〔11〕城颍：郑邑名，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。

〔12〕颍考叔：郑大夫。颍谷：郑国边邑，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。封：疆界，封人，管理疆界的官。

〔13〕君子：作者的假托，《左传》习惯于假托“君子曰”来发表评论。

〔14〕《诗》：《诗经》。所引诗句见《大雅·既醉》。

## 【译文】

当初，郑武公的妻子是从申国娶来的，她的名字叫武姜。武姜生有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出世时是脚先头后出生，很让武姜受了一番惊吓，于是就给他起名为“寤生”。从此一直讨厌他，而偏爱共叔段，并想把共叔段立为国君的继承人。多次请求过郑武公，但郑武公都没同意。等到庄公承袭了君位，武姜又请求把制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。庄公说：“制，是个险要的城邑，虢叔就死在那里。你要其他地方，我都听你的。”武姜改要了一个叫京的地方，庄公便让共叔段住在那里，人们因而又称共叔段为“京城太叔”。

郑国大夫祭仲对庄公说：“大城市的城墙超过三百丈的话，就会给国家带来祸患。先王定下的规矩是，大都市不可超过首都的三分之一；中都市不可超过五分之一；小都市不可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京地不守这个规矩，这是制度所不能允许的，如果任其所为，你以后就可能难以遏制了。”庄公说：“这是武姜的想法，如果真有什么祸患的话，我又怎么能避开呢？”祭仲回答道：“武姜哪里有满足的时候，不如趁早另拨一块地方给共叔段，以免滋长他的野心。否则一任发展下去，再要阻止就很困难了。蔓生的野草都很难连根铲除，更何况共叔段是您所宠爱的弟弟呢？！”庄公说：“不义的事情做多了，必然会自取灭亡。你就等着吧。”

此后不久，太叔果然让西部边境地区和北部边境地区在臣服庄公的同时，还要听命于他。郑国大夫公子吕便对庄公说：“一个国家是无法容忍一地两属的状况的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如果您准备让位于太叔，那就请允许我去服伺他好了；您如果不准备让位于他，那就请将他除掉，免得让民心生乱。”庄公说：“用不着费心，他将自食其果。”

太叔又把原来两属的地方完全收进了自己的封地，从而使他的势力扩展到了廪延。公子吕说：“可以反击了！他的土地扩展得越大，他得到的人也就越多。”庄



郑义伯罐 春秋前期，通高45.5厘米，口径14.7厘米，重9.66千克。



公说：“他一不讲道义，二不讲亲善，土地越大，离他垮台的日子就越近。”

太叔修筑城池，聚积粮草，整饬兵甲，备办车马，打算偷偷进攻郑国，武姜则准备到时候为他们打开郑都的城门。庄公打听到他们发难的日子后，说：“可以动手了！”命令公子吕带领着二百辆战车去京地伐乱。京地的人们都起来反对共叔段，共叔段被迫逃亡到鄢地。庄公又追击到鄢地。五月二十日，共叔段出逃到共国。

《春秋》上说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共叔段不顺从兄长，所以这里不称其为弟。他的行为就像另一个国君，所以这里把对他的打击称之为“克”。称郑庄公为“郑伯”，是在讥讽他失去了对弟弟应有的教导。《春秋》上说庄公早有杀掉共叔段的意图，而又不说共叔段是被迫出奔，这是作者有意为王者掩饰的为难之处啊。

接着庄公又把武姜安置在城颍，而且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，不再相见了。”不久，他又后悔发了这样的誓言。颍考叔是管理颍谷的官员，他听到庄公有所悔悟，便拿了些东西去进献给庄公。庄公赏赐他留下吃饭，而他总是把肉放下不吃。庄公不理解，就问他原因。他回答道：“小人有一个母亲，小人所吃的东西她都品尝过了，但从来没有尝过您的食物，请允许我送给她吧。”庄公说：“你有母亲可送，我却独独没有啊！”颍考叔说：“可以问问你说这话的意思吗？”庄公就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，而且说明自己已有翻悔之意。颍考叔对他说：“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！如果从地上挖下去，一直挖到泉水涌现，再另挖一条隧道通往泉水，你母子在隧道相见，谁还能说是违背了誓言呢？”庄公听从了他。庄公走进隧道时赋诗说：“宽大的隧道中，乐在融洽。”武姜走出隧道时赋诗说：“宽大的隧道外，乐在畅快。”于是他们母子又和好如初。

君子说：颍考叔，孝心真纯厚啊。他热爱自己的母亲，又能将孝道推广到庄公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孝子的孝心是无穷无尽的，世世代代赐给你的同类。”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## 曹刿论战

《左传》

### 【题解】

庄公十年，齐国进攻鲁国，由于有曹刿对自我力量的准确把握和对战争沉着镇定的指挥，结果鲁国大胜齐国。通过这一以弱胜强的战例，文章揭示出：忠实于民是战争的基础，士气盛衰是取胜的关键。

## 【原文】

齐师伐我，公将战<sup>[1]</sup>。曹刿请见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？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”遂入见，问何以战。

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对曰：“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。战，则请从。”

公与之乘，战于长勺<sup>[2]</sup>。公将鼓之，刿曰：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，刿曰：“可矣！”齐师败绩。公将驰之，刿曰：“未可。”下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<sup>[3]</sup>，曰：“可矣！”遂逐齐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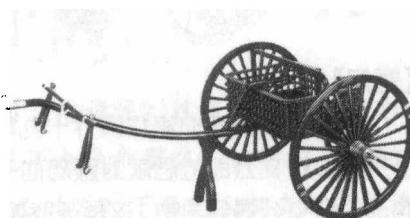
既克，公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[1] 我：《左传》以鲁国国君记年，所以称鲁国为“我”，称鲁国国君只用一“公”字，不加国名。这里“公”指鲁庄公。

[2] 之：指曹刿。乘（chéng）：乘坐。长勺（shòu）：鲁国地名，在今山东曲阜县北。

[3] 辙（zhé）：车轮的痕迹。轼（shì）：古代车厢前供人扶手的横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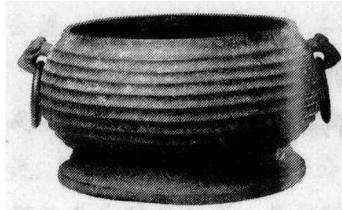


春秋·战车

## 【译文】

齐国的军队攻打鲁国，鲁庄公将要迎战，曹刿请求接见。他的同乡人说：“那些吃肉的大官们考虑的事，你何必参与呢？”曹刿说：“大官们目光短浅，不能深思远虑。”于是入宫进见，问庄公靠什么迎战。

鲁庄公说：“衣物食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，我不敢独享，一定要分出一些给人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小恩小惠不能使人民普遍得到，人民不会跟从您。”鲁庄公又说：“祭祀的牲畜、玉器、帛币，用多少，说多少，并不敢妄



魯大司徒铸 春秋后期，通高28.6厘米，宽25.2厘米，重7.24千克。内有铭文：魯大司徒厚氏元作膳匱，其眉壽萬年無疆，子子孫孫永寶用之。

战。鲁庄公刚要击鼓进军，曹刿说：“不行。”待齐国人敲过三遍鼓之后，曹刿说：“可以了。”齐国军队大败。鲁庄公刚想催马追击，曹刿说：“不行。”他下车察看了齐军留在地上的车迹，又登上车前的横木向齐军瞭望，然后说：“可以了。”于是追击齐军。

取胜以后，鲁庄公问他战胜的原因。他说：“打仗，靠的是勇猛的士气。第一次击鼓振作士气，第二次击鼓士气有所衰退，第三次击鼓士气泄尽。对方的士气已衰竭而我方士气正盛，所以能打败他们。齐国是大国实力很难猜测，怕有伏兵。我看到他们轮印杂乱，望见他们旗帜倒下，所以才追击他们。”

## 介之推不言祿

《左传》

### 【题解】

晋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国外十九年，最后终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登上君位，是为晋文公。晋文公即位后就对跟随他一起流亡的人进行赏赐，唯独介之推不愿求赏，他认为晋文公得到君位，这是天意如此，与臣下无关，所以不应该贪天之功为己功，于是决定和母亲一起隐居起来。文章表达了介之推对天命的迷信和对争功求赏者的不满。本文选自《僖公二十四年》。

### 【原文】

晋侯赏从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祿，祿亦弗及。

推曰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。惠、怀无亲<sup>[1]</sup>，外内弃之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。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？天实置之，而二三子以为已力，不亦诬乎？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，况贪天之功以为已力乎？下义其罪，上赏其

说虚加，总要做得诚实可信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细微的信用不足以令神信服，神不会福佑的。”鲁庄公说“大大小小的案子，虽不能件件查清，但一定要按实情去办。”曹刿回答说：“对人民的忠诚正表现在这类事情上，可以靠这点去打仗了。打仗的时候，请让我跟随着你。”

鲁庄公与他同乘着一辆战车，在长勺作战。

鲁庄公刚要击鼓进军，曹刿说：“不行。”待齐国人敲过三遍鼓之后，曹刿说：“可以了。”齐国军队大败。鲁庄公刚想催马追击，曹刿说：“不行。”

他下车察看了齐军留在地上的车迹，又登上车前的横木向齐军瞭望，然后说：

“可以了。”于是追击齐军。

取胜以后，鲁庄公问他战胜的原因。他说：“打仗，靠的是勇猛的士气。第一次击鼓振作士气，第二次击鼓士气有所衰退，第三次击鼓士气泄尽。对方的士气已衰竭而我方士气正盛，所以能打败他们。齐国是大国实力很难猜测，怕有伏兵。我看到他们轮印杂乱，望见他们旗帜倒下，所以才追击他们。”

奸；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。”其母曰：“盍亦求之？以死，谁怼<sup>[2]</sup>？”对曰：“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。且出怨言，不食其食。”其母曰：“亦使知之，若何？”对曰：“言，身之文也；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？是求显也。”其母曰：“能如是乎？与汝偕隐。”遂隐而死<sup>[3]</sup>。晋侯求之不获，以绵上为之田，曰：“以志吾过，且旌善人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[1] 惠、怀：惠，晋惠公，名夷吾。怀，晋怀公，名圉，惠公的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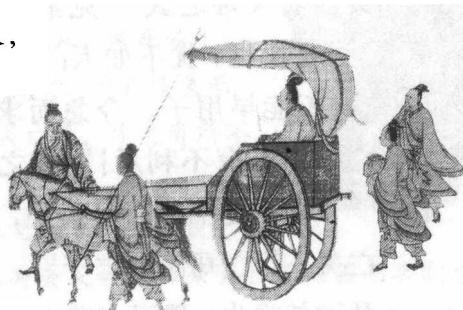
[2] 怼（duì）：怨恨。

[3] 遂隐而死：据传说，晋文公为使介之推离开隐居地，放火烧山。他不愿出来而被烧死。

### 【译文】

晋文公赏赐曾跟随他逃亡过的人，介子推没有说自己要什么俸禄，俸禄也就没分配给他。

介子推说：“晋献公的儿子共有九个，现在只有您还活着。晋惠公、晋怀公没有亲近的人，国内外都嫌弃他们。上天无意灭绝晋国，一定会有君主出现，现在主事晋国祭祀的，非您又是谁呢？这是上天在扶持您，而那两三个人却以为是靠了自己的力量，这不也是欺骗吗？偷窃别人钱财，被说成是盗贼，更何况把上天的功劳当做自己的呢？下面的人把自己的罪恶当做符合道德的行为，上面的人又对他的奸邪给予奖赏，上下相互欺骗，我难与他们相处啊。”他的母亲说：“何不去求赏赐呢？这死了，能埋怨谁呢？”介子推回答说：“明知不对，又学着去做，罪过就更大了。而且，既然已经口出怨言，就更不能吃他给的饭了。”他的母亲说：“那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一下，怎么样？”介子推回答说：“言语是人身的修饰物；身体都要隐藏起来了，哪里还用得着再去修饰它呢？这样做，不过还是为了追求显耀啊。”他的母亲说：“你能像所说的这样去做吗？我和你一起隐居吧。”于是，一直隐居到死。晋文公寻他而不可得，就把绵上做为他的封地，说：“以此记录我的过失；另外，也表彰了这个好人。”





# 烛之武退秦师

《左传》

## 【题解】

烛之武利用秦、晋、郑三国的利害关系打动秦穆公，利用秦晋之间的历史积怨为他敲起警钟。措辞处处为秦国着想，而实质却以保全郑国为最终目的，句句在理，字字真切，终于促使秦国和郑国订立盟约，帮助戍守郑国。本文选自《僖公三十年》。

## 【原文】

晋侯、秦伯围郑<sup>[1]</sup>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贰于楚也<sup>[2]</sup>。晋军函陵，秦军汜南<sup>[3]</sup>。佚之狐言于郑伯曰<sup>[4]</sup>：“国危矣！若使烛之武<sup>[5]</sup>见秦君，师必退。”公从之。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；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！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亡，子亦有不利焉！”许之。

夜，缒而出。见秦伯，曰：“秦、晋围郑，郑既知亡矣。若亡郑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烦执事！越国以鄙远，君知其难也。焉用亡郑以陪邻？邻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来，共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。且君尝为晋君赐矣，许君焦、瑕，朝济而夕设版焉，君之所知也<sup>[6]</sup>。夫晋，何厌之有？既东封郑，又欲肆其西封。若不阙秦，将焉取之？阙秦以利晋，唯君图之！”

秦伯说，与郑人盟，使杞子、逢孙、扬孙戍之，乃还。子犯请击之<sup>[7]</sup>，公曰：“不可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。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；失其所与，不知；以乱易整，不武。吾其还也。”亦去之。

## 【注释】

[1] 晋侯：指晋文公重耳。秦伯：指秦穆公。

[2] 无礼于晋：指重耳流亡路过郑国时，郑文公不按礼节接待他。贰于楚：鲁僖

公二十八年，晋、楚城濮之战前，郑文公派兵支援楚国，准备联合对晋作战。

〔3〕函陵：郑地名，在今河南新郑县北。汜南：汜，水名，这里指东汜水，在今河南中牟县南。该水早已湮涸。

〔4〕郑伯：郑文公。

〔5〕烛之武：郑国大夫。

〔6〕许君焦、瑕：晋惠公曾由秦穆公派兵护送回国即君位，当时应允割焦、瑕等地给秦，以为酬谢。但惠公后来背弃了前言。

〔7〕子犯：晋文公的舅父。之：指秦兵。

### 【译文】

晋文公、秦穆公出兵围攻郑国，因它对晋国无礼，而且在与晋国交好的同时，又私下对晋国的敌人楚国表示友好。晋军驻在函陵，秦军驻在汜南。郑国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说：“国家很危险了！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国的国君，秦国的军队必定撤退。”郑文公听从了他的话。烛之武辞谢说：“我在壮年的时候，还比不上别人；现在老了，无能为力啊！”郑文公说：“我不能早早用你，今日情急而求你，这是我的罪过啊。然而，郑国灭亡了，你也有所不利啊！”烛之武答应了他。

深夜，烛之武用绳子吊出城墙。他见到秦穆公后说：“秦国与晋国围攻郑国，郑国已明白自己将会灭亡。如果灭亡了郑国而有利于您，那就斗胆麻烦您左右的人动手吧。跨越晋国，把秦国的边界置于远方，您也知道这有多大的困难。怎么可以用灭亡郑国来扩大邻国的疆土呢？邻国越雄厚，您就越薄弱。如果饶恕了郑国，并且把它做为东边大道上的主人，那么秦国使节往来时，我们就可以供给他短缺的东西，您并没有损失什么。何况，您曾经对晋王赏赐过好处，他答应把焦、瑕两地给您。可是，晋王早晨渡过河去，晚上就筑城来防备您，这是您所知道的吧。晋国，哪里有满足的时候呢？它既然能把郑国当成自己东边的国境，那就会肆意扩大他西边的国境。如果不损害秦国，又将从何而取呢？损害秦国来壮大晋国，就请您认真想想吧。”

秦穆公很高兴，便与郑国订立了盟约，派杞子、逢孙、扬孙守卫那里，自己就回去了。晋国大夫子犯请晋王追击秦军，晋王说：“不行。没有那人的力量，我今天也到不了这一地位。依靠了别人的力量，而后又伤害他，这是不仁义；失去了自己所结盟的力量，这是不明智；利用混乱去改变已有的协调，这并不是威风。我还是回去吧。”于是，也离开了郑国。





# 召公谏厉王止谤

《国语·周语上》

## 【题解】

周厉王暴虐残忍，用肆意杀戮的方式压制国人的批评。召公用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道理规劝厉王，可厉王一意孤行，终于遭到国人的流放。召公的谏辞只中间一段切入正题，前后都是比喻，前面用比喻说明“防民之口”的害处，后面用比喻说明“宣之于口”的好处。比喻与正题有机结合，夹杂成文，笔意纵横。

## 【原文】

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召公告曰：“民不堪命矣！”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，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喜，告召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召公曰<sup>〔1〕</sup>：“是障之也！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；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；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瞍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、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<sup>〔2〕</sup>。”“民之有口也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；犹其有原隰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，行善而备败，所以阜财用、衣食者也<sup>〔3〕</sup>。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？”

王弗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，三年，乃流王于彘<sup>〔4〕</sup>。

## 【注释】

〔1〕 鄭：同“障”，防止，阻塞。

〔2〕 瞽：盲人。这里是指乐官太师。史：史官。师：少师。低于太师的乐官。瞍：无瞳仁的盲人。矇：有瞳仁而看不见东西的盲人。百工：各种工匠。庶人：平民。耆、艾：年高有德的人。